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財甘息訟 畢訟師受謝樂調妻

話說蔣禮睡到次早方醒，起身淨洗手臉，吃了點飲食，忙忙向章家來。見章家人門開著，即跨步走入，見後進喪棚高搭，當中停著柩，靈前幡幢幃幔，燈彩香花，甚為齊整。章三保夫婦同在桌畔，點燭供肴。媽媽又涕淚交流的，數說著哭，回頭見蔣禮走了進來。章三保也認得他，雖然是朱丕的家人，因此事與他們無涉，正待詢問，蔣禮忙上來道：「昨日大姑娘人殮，我實在不知道，未得候拜，失禮之至，要恕我呢。」說著，便走上拜單，恭恭敬敬行了四禮。憐得章三保夫婦挽之不及，口內連說不敢，三保一旁回禮不迭。蔣禮拜罷起身，媽媽也止住啼痕，上來叩謝，便邀蔣禮至棚下坐了。媽兒們送過茶，蔣禮道：「昨日下晝，方聞得大姑娘的凶信，甚是詫異。我還當是訛言，再細細打德，連死的情由我已盡知，把我恨罵了一夜。」將人指一豎道：「他若不是我的主人，我要罵出他好話來。又恨不得過來與賢夫婦商量，定要報仇雪恨，才出我胸中這一股不平之氣。無如名分攸關，只得忍了下去。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裡喊了稟，請官相驗，業已准了出差提訊。我喜歡的過不得，我甚稱贊章大爺有膽量。管他什麼官幕，有錢有勢，只要我有理，都可告得他們。外孫有理，還要告太公呢！總之一句話，他們惡事也忒做得多了，不怕人命關天，都視為平常，還了得麼？世界上倒沒有王法了一般。也有今日，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。那怕勢強如山，偏要同他們碰這麼一碰。我佩服你章大爺，實在是有的，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。這叫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們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。」

媽媽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蔣二爺真是明白人，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。他們只說我們這裡人家，是最易欺的。殊不知人死了，還怕什麼呢？拚死無火災。說到盡頭，都要憑個『理』字，難道人家非容易養到十七八歲的女兒，又是一把賺錢的手，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？弄一場人命官司他們吃吃，試試大家的手段。適才猶有一件可笑的事，你二爺未來之先，許家打發個人來，同我說和。叫我家不要迫案，他情願貼我女兒身後喪中一切費用。是我當面大罵了一頓，說你家主人夢還未醒，沒說貼我的用費，就照我女兒樣子，澆個金人還我，還賺他不會說話呢。你回去告訴他聲，叫他拚著釘官司罷，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。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的，與你們無干，我家就不迫了。今日你來是頭一次，若下次再來，我即打你孤拐。許家的人，見我勢頭不好，一溜煙逃去。你聽聽可笑不可笑？到了此時，他還拿錢來盤煞我，我可依麼？」

蔣禮聽了，拍手笑道：「罵得在理，不打出門，還是便宜了他。然而我卻有句不中聽的話要勸你，媽媽不要罵我，我才敢說。若論你家姑娘，為他們逼死，萬難罷和，連旁人也沒有勸你家和的理。但是一件，常聞錢可買罪，他們見你不肯私和，到了官又要擔取處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拚著蕩產傾家，到衙門裡去花費。現在的官，那個不貪財的？古語云：有錢則生，無錢則死。你家見縣裡不問，不過到府裡去告。府裡若再買通呢？況且許家又現為府幕，更易說項。你家不過到上司裡去告，京城裡去告，滾釘板，喊御狀，你家都拚得去乾。他們也拚得去用，可知有錢到處皆，通，你告一處，他買通一處。九九歸原，乃是個罷和。他們也用窮了，你家也累拚完了，兩敗俱傷，毫無益處。沒說是威逼的官司，即是真打死了人，有錢都可以豁免。我想你媽媽不若看破些，樂得他們來與你家說和，情願用錢，何妨重重的要他們一宗。而且大姑娘雖然慘死，也是大限該絕，天下沒有錯死的人，閻王也沒有誤勾的鬼。二則不怕你媽媽見惱，你家這門戶全賴火姑娘撐持，而今大姑娘歿了，即折了氣勢；你家二姑娘年紀尚幼，又沒有大姑娘的名聲，恐一時接續不上；再要打官司告狀的破費，只怕他們還未用窮，你家就先累倒了。媽媽，你將我的話與章大爺斟酌斟酌，看我蔣禮還是為的他們，是為的你家呢？」

一席話，說得章三保坐在一旁，眯眯笑而不答。媽媽也無活了半晌，方道：「你二爺的話，原是不錯。無奈我女兒死的太苦，若與他們私和，恐對不過我那死鬼女兒。」蔣禮見媽媽話已鬆了下來，即趁勢說道：「媽媽，你這話錯了。你姑娘死後魂靈是明白的，也曉得父母的苦處。而且迫到末了，他們不過丟官的丟官，傾家的傾家，也沒得什麼死罪，爽性辦到他們論抵，也還值得。」章三保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「蔣二爺說的甚是有理。你倒揣度揣皮，不要倚著自己一衝頭性子，日後抱怨。」又起身拉他媽媽道：「你到這裡來，我和你說話。」蔣禮拍桌道：「還是章大爺爽利，你們都要商議定了，才好說呢。」

他夫婦走進靈幃，噉噉的好半會，復又出來。媽媽馬向蔣禮道：「蒙你二爺指點我們明路。但是私和了這官司，便宜他們多了。我家既擔了賣死女兒的名，須要落這麼一宗，不然也犯不著但名不但利的。至少要他們十萬人萬，衙門裡一切，我家不管。依我就和，不依我仍是迫案。還有一件難事，方才許家的人被我罵走，料想不敢再來；就是買家那邊，也要人去說，我家斷不能央人同他們說和去。」

蔣禮忙道：「不難，不難。你媽媽果然允准，不得改口，我情願效勞，也不說你家煩我出來。即著我的意思，許，買等處皆是我去，我家主人也無須交代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怎好煩你二爺代我家說話。他們家的人，仍是要來的，來時再作商議。你二爺去說，究竟不便。」媽媽道：「這也無妨，說成了重重謝二爺。只要你話說好了，不可被他們怙了斤兩去。」

蔣禮聽說，雙手齊拍胸膛道：「有我，有我，包管你賢夫婦得理得體。成時只要一頓好好酒飯，請我一吃，就完事了。只怕我說的十事九成，你家又有變動，那就不好了。你們怕我說不成功，反惹人笑話，我也要預先說明。」說罷，哈哈的笑了起來。媽媽也笑道：「你二爺放心，果能依我數目，斷無不成，倘有返悔，任憑你二爺罰我。」蔣禮道：「罰你減去九成，只要一成。」說罷，又格格的笑了，即起身作辭。章三保同媽媽直送至前進方回。

蔣禮出了門，自喜道：「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話說了下來，真正是我財星透露。」一口氣跑回家內，將前後情節回明了朱丕。朱丕亦大為稱贊，便親自來會賈子誠，著蔣禮去說知許家，「看他家願出若干，到賣老爺衙門裡來回我」。蔣禮出來，自去見許春舫商量。

那朱丕即至衙署，見了賈子誠，將蔣禮如何去說，章家如何答應，現在叫他問許春舫去，知道他出的數目，我們再為計較，這件事算可了結了。賈子誠道：「用去若干倒是小事，卻要被老烏龜夫婦笑我們害怕，將錢去買囑他。我真不服這口氣。」朱丕笑道：「你可太沒涵養了。此番是他得了情理，權讓他逞盡威風。事後過個三月五月，尋件事去擺佈他家，卻也容易。那時不發手則已，發手即要他衝家敗產，今日所得的原數兒倒出來，還不行呢！」賈子誠道：「怎麼呢？只好這麼想了。」

賈、朱正在計議，見蔣禮已去了回來道：「許老爺正因打發去的人，被章家罵一廠回來，在那裡納悶。見小的去了，說明章三保應允的話，歡喜異常，一口即出了三千兩，再外送魯太爺。小的因想許老爺出得多，也是替老爺們分肩，遂又陳說利害，若不滿章家所欲，恐此時息了案，日後仍要發作，不如一了百清，免貽後患。許老爺聽了小的的話，又添上二千銀子，共計五千。小的先回來說聲，我待再往章家問個明白，講定多少可以了案。五千外的，老爺們再設法補足，可買點便宜，倘五千肯行了，豈不更好麼。」朱丕道：「甚好，你就去罷。」

蔣禮退出，仍至章家來。章三保忙讓到後進內坐，媽媽也出來相陪。蔣禮道：「委辦的事說過了，但不能盡如你賢夫婦的意思，費了若干唇舌，他們咬定了要同你們打官司。許春舫隨他去和，我們拚向衙門裡去用，不便宜他家。果應了我前次的話。後又被我再三說項，他們才依了，出的數目卻離得遠呢。我也說不出口，說出來要被你們啐呢！」章三保道：「既然有了數目，何妨說與我們聽聽，好在行止也還未定。」蔣禮又道：「媽媽不要罵我呀！」媽媽道：「怎麼話，倒累你二爺往返，也不是你二爺的事，只管請說。」

蔣禮聽了，方故作噉嘴咋舌道：「他們三處，除了代你家衙門使用外，送你二千兩銀子，再多是不能了。你媽媽想想，可是遠得多呢？叫我回覆你家的人，都難出口。」媽媽聞說，頓時撻下臉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我家寶貝似的一個女兒，被他們逼死了，又經官動府，大鬧了一場。息案的時候，自然我家還要認個情願了結的名目，這些關頭，只值了兩千銀子麼？他們也不怕笑掉了人家

下巴殺子。倒難為你二爺空說了一番，改日叫我們家裡登門奉謝。我定見是不和了，隨他們那個衙門買路去。總而言之，女兒為人逼死了，不能再問個罪回來。」章三保也接口道：「本來太少了，我家活女兒亦不止賣二千銀子。何況是他們逼死的，我們又要擔賣死女兒的名，二千銀子才買了個零頭。」蔣禮道：「我原曉得懸殊太遠，是說不上的。又不能不來回你們聲，我倒驚動了，待他們肯添多少，我再來。」說罷，便起身欲行。

如玉在靈幃內，句句聽得明白，忍不住走了出來道：「蔣二爺，請站一站。」蔣禮見是如玉叫他，即停住腳步道：「二姑娘有何話說？」如玉含笑道：「承你二爺來代我家說事，本當依從。無奈數目太遠，不是我家有意扭捏。然而你二爺的來意，我也猜透一二。怕的是說多了，我家三爺和媽媽又爭多厭少，不如藏點頭說，好留退步。究竟他們願出實數若干？說明了，要大家商議，能行則行，不能行則止，倒爽快些。二爺何必又要去走這麼一趟，做什麼呢？現在費你二爺心，甚不過意，再累你往返，更外不安了。」

蔣禮聽了，暗罵道：「這促狹小蹄子，很會詐人，看來比老的還凶呢。待我也許他一詐。」便笑道：「二姑娘說話真伶俐，倒看出我的心境來。既然你姑娘問我，我也要轉問一聲，想必三爺和媽媽的心境，姑娘是知道的，到底要多少才肯罷休？權且丟了我的，說你的。早問你媽媽說要十萬八萬，那句話諒也是戲言。應該有一定不移的章程，橫在心裡，何妨請教呢？」

如玉笑道：「既是你二爺諄諄問我，我斗膽代三爺和媽媽做主，十萬八萬雖是戲言，大約一萬八千是不可少的。你二爺心裡估量估量，他們能出，再去說一遭兒，他們不能出，就犯不著空費唇舌了。」媽媽在旁忙攔如玉道：「你不要亂說，小孩子家曉得什麼？你二爺不要睬他，我是不依的。」

蔣禮見如玉已說出實數，又見媽媽攔他，恐如玉走了，不好收場，便道：「你姑娘這麼爽利，我也爽利些，我們以作六千的數目，等我說去。說得成晚間回信，說不成我即不來了。明日你追你家的案，他打他們的官司，與我毫無關涉，不過白說了一場話。」媽媽仍要再說，被如玉搶著說道：「就這麼著，候你二爺信罷。行止都要回覆我們一聲。」

蔣禮口內答應著，即作別出外，也不回去，走到那僻靜茶舖內坐下，直等至黃昏時分，又向章家來。進了門，即拍手笑道：「成功了，沒事了。哎喲，哎喲！好容易被我說得海枯石爛，方有了頭緒。非是我說空話，唾沫都說乾了一碗。」又回身對章三保，作了一揖道：「恭喜，恭喜，人事告成，悉如二令媛吩咐的，六千數目。賢夫婦可沒有的說了，再說我可要議罰了。」說罷，又笑個不止。

章三保一面答禮，一面讓蔣禮坐下道：「適才媽媽很罵了如玉一頓，說他不知好歹，亂出來插嘴。既已說出了口，又累你二爺跑來跑去，我們甚過意不去，只好遵命。這場情分，卻要賣在你二爺身上。」蔣禮笑道：「承情，雖蒙你們賢夫婦慨允，還有一句不情的話，要交代明白。衙門的使費，說過不要你家聞問，那情願息訟的稟帖，是要你家遞的。」媽媽道：「既和不〔追〕，講理自然要遞和息。請你二爺去與他們說明了，一邊交銀，一邊去投息詞，兩不相欺。」蔣禮道：「那也不用你多慮，我去把銀兩措齊，你家去請人寫下息詞。我同你家章大爺，手攜手兒，往縣裡去遞，就在那裡交清銀數何如？我也要去了，明日見罷。」

蔣禮回至衙署，已初更時分。朱丕道：「怎麼到這時候才來，他家可行了麼？」蔣禮道：「行是行了，不是小的誇口，換一個主兒去，竟難成功呢。章家兩口子，抱定十萬八萬的說。被小的左磨右刷，始壓下頭來，現已說定了七千數目，衙門還要我們去用。除去許老爺出的五千，賈老爺與老爺是要湊式千的。縣裡沒有什麼大開發，不過書差們的賞號幾十千文也就好過去了。好在賈老爺前日已送過魯太爺三百，許老爺還允下另送，遙想魯太爺是沒有扭難不行的事。」賈子誠道：「倒難為你，改日還要酬勞你。明日去告訴聲許家，叫他將銀兩備齊。我的少停交與你主人帶回就是。明日做結了罷，遲則恐另生他變。」蔣禮應著退出。

賈子誠即起身在牀上取出一個螺甸小匣，開了鎖鑰，撿出二千兩銀票，交與朱丕道：「這件官司，真便宜了你。難道你就這麼算了麼？」朱丕笑道：「我不與你敘理，你倒說起我來。這件官司，本是你鬧出來的。可知許春舫是飛災呢，他還出了五千兩。若不是我家蔣禮去說，你可能二千兩銀子了事的麼？論理你還要謝我才是！」賈子誠笑道：「啐，下流東西，不要面孔的滾罷。天也不早了，別要碰著奪路的強盜，搶了銀票去，那我可是不管，只好你自家賠補了。」朱丕也笑著起身辭出，早有來接的家人提著手燈，照回私宅。

朱丕將蔣禮叫入，交清了銀票，吩咐他明早即去，不可遲誤。蔣禮接過銀票下來，欣喜非常。穩穩的賺了二千銀子，「我在這門裡當了七八年的差，還沒有得過這麼一宗財爰。惟願他們這樣人命官司再遇幾回，我可就要發財了」。歡歡喜喜，將一千兩銀票另自收過，吹燈安睡。

次日清早，先到許春舫那裡說明，卻報了一萬之數，與賈子誠各出一半。朱丕本來無錢，人是曉得的。許春舫兌了銀兩，打發一名貼身家丁同著蔣禮前來。蔣禮一路暗付道：「這個囚攘的，跟著我來，怎生支開了他，方好交代章家銀兩。」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對那人道：「我的哥，罷罷，你我辛苦一場，必須要拈個釐頭貼補腳步錢，不知你大哥意下何如？」那人道：「蔣二哥，你說的什麼傻話，誰不想好處呢？只是沒有法兒。」蔣禮道：「不難，你把銀子先拿到衙門前等，我自有調處。少停，我同章三保來叫你交銀，你再交代他，包管章家都要送我們一分酬勞。」那人聽了，連連應答，遂依著蔣禮的話，先至縣前等候。

這裡蔣禮見那人去了，便急急來至章家。章三保接著入內，蔣禮道：「你家稟帖可寫下麼？我們銀子已齊了。」章三保道：「寫下了，我們就去罷。」蔣禮道：「且緩，許家的家人路上向著我說，要你酬謝他一分，不然他不肯交銀子。我代你家做主，允下他了。一分該七十兩銀子，你肯給就給，否則我代墊了。難道為這點小費，耽誤大事麼！最好你與我交給他，免得爭多嫌真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你二爺既經說下，我也不好駁回。好在七十兩銀子也是有限的，明日送給他罷。」

蔣禮笑道：「他要現給呢，說現銀子交代你，不能落你家的欠賬。這也是人之恒情，不能怪他。你帶了去罷，那整數上也不好挖下來的。」章三保聽說，便取出一包銀子，數了七十兩交與蔣禮，又將息訟的稟帖帶在身畔，邀蔣禮同往投遞。媽媽又趕上來囑咐道：「銀子過手，再遞稟帖，不要放了鴿子去要緊。」蔣禮回頭笑道：「媽媽，你太小心，把我姓蔣的忒看輕了。」媽媽道：「不是怕你呀，怕的是許家的人。」蔣禮也不答言，拉著章三保就走。

不一會，來至縣前，果見許家的人站在街旁，呆呆的等候。蔣禮搶行一步，將七十兩銀子遞與那人道：「你且收下，千萬不要開口，跟著我行事。費了無窮的氣力，才弄下這一分來。我假說是我要的，他方不駁回。停刻事完了，我們再分罷。」那人接了，千稱萬謝。

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來，彼此只招呼了一聲。蔣禮即拉了他們，一同來至門房。蔣禮是常來的，門上都認得他，讓他們坐下。蔣禮便將原被兩造，願情息訟的話細說。又在身邊便袋內，掏出幾兩銀子，送與門上道：「些許菲敬，不成意思，請收了。容待事結之後，再行補報。」原來蔣禮早預備下各行使費，以便一場清結。門上接過，笑道：「這點小事，還領惠麼，你二哥太見外了。請將稟帖存下，待我覷個空兒遞進去，不知官那裡可說明了沒有？」又回身罵用的三兒，「怎麼客來了許久，也不送茶，你們幹什麼的？」蔣禮忙道：「我們不吃茶。貴上那裡，久經說明，斷不叫二哥上去碰釘子。」章三保亦取出稟帖來送過，門上望了望，摺在一邊。

蔣禮等人辭別出來，扯了章三保到後街地方，先將許家的家人帶來銀兩拿過，並在一處，交給章三保，又叫他照一照票去，若有訛錯快來尋我退換。章三保笑道：「票假，你二爺人是不假的。」見對了數目，方道了聲有累，分路而去。

蔣禮又邀了許家的人，去會書差，共用使費若干，叫那人回去告訴許春舫，這一款也要對派的。各事理結，蔣禮方別了那人回來。魯朗先得賈子誠三百，今日許家又送了五百，甚為歡喜。此時見章家息詞遞進，即批了准其具結銷案。

再說章三保得了六千銀子，心滿意足。回至家中說知，媽媽也快樂不盡。章三保道：「這件事，卻多虧了畢先生。若非他將稟詞敘得人情入骨，賈、朱等人不肯善善的出這些，買囑我家息訟。縣裡也不能如此易准及下來相驗，出差提訊等事快而且速，統共

三四天即沒有事了。又得了這麼一宗巨款，足夠我們夫妻一世受用。不是我說句喪心的話，一個活女兒恐賣不上這麼許多銀兩。仔細想起來，皆是畢先生之力，須要重重酬謝他數百銀子，才對得過他。」

媽媽道：「你不說，我正想同你商酌。你說謝他數百銀子，未免過輕了，輕人即是輕己，況且這個人，是輕待不得的。只當他們少出一千八百，我們也是要行的。我見有一張單頭一千兩銀票，不如拿去謝他。寧可多送些，叫他歡喜；不要叫他爭多厭少的起來，倒難說話。」章三保笑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怕的多送了，你捨不得。你既肯了，我有什麼不行呢？」便將那一千的銀票檢出，向畢家來。

到了門首，用手敲門。裡面高氏答應出來，開門見是章三保，遂道：「恭喜你章大爺，官司和下來了。」章三保陪笑道：「多蒙大嫂關切，官司和了。先生在家麼？」高氏道：「在家寫東西呢，章大爺請裡面坐。」便隨手關上門，讓章三保進來。說也奇怪，畢世豐真轉了財運。自從代章家寫過稟詞，即接二連三的人來，尋他寫狀，連日很得了若干筆資。今日又有一家的狀詞，正坐在明間拈筆沉吟。忽見章三保走入，忙起身迎接。章三保先道了謝，方分賓入座。

畢世豐道：「息訟的稟帖，遞過了？我才從衙門出來，聞得已銷了案。恭喜你，采頭想必得的不少。」章三保道：「皆托先生福庇，又承大力兩次扶助。今日特來叩謝，另備了點小意思，過來孝敬，要望先生包涵笑納。」說罷，取出那張銀票，站起身雙手遞過。畢世豐也起身接了，聽章三保說的是小意思，料想不過一二百銀子，口內說著「足下何必如此多情」，便展開看了一眼，是一千兩，不由心頭跳了幾跳，猶恐眼岔，再仔細覷在上面一看，果是一千兩。忙叫高氏收了過去，復又坐下道：「這件官司，究竟足下得了多少？倒見惠小弟這許多，卻要請教請教。」

章三保也斜著眼，笑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除去各項用費，淨落了這些。」便將一隻手一豎。畢世豐拍案叫奇道：「真乃足下洪福，我再料不到有如許之多。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財光。章大哥，你是個好朋友，也不愧我的盡心嘔血助一場。」章三保見桌上放著筆硯，知道尚要代人寫狀，不便久坐，耽誤他正事，即立起作辭。畢世豐道：「今日也不屈留，改日卻要請足下暢敘一天。」章三保答應了，行出大門，一拱而別。

畢世豐回身，跳至堂前，對高氏道：「真正夢想不到，得此一項酬謝。有趣，有趣。這場買賣，做得快活。」高氏忙問道：「到底多少呢？我只認得那票上有個千字，難不成是一千麼？」畢世豐喜的將兩個指頭彈了一下道：「給個櫃子你吃吃，不是一千，我也不高興到如此。告訴你罷，足兌銀一千兩。你說快活不快活！」高氏聽了，也喜得心癢難撓，合掌當空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夫妻們也過出日子來了。怪道這兩天，喜鵲不住在屋頂上吱喳吱喳的叫呢，原來是報喜來的。」

畢世豐忙至桌前，將那未了的呈詞，一揮而就，推過一旁道：「從此我也不做這牢買賣了。有此一千銀子，大可安安穩穩過一世快活日月，補補我歷年嘔出的心血罷。」即與高氏計議，將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齊。又叫了裁縫來家，趕著做他夫妻的衣服裙襖，及添置各色應用物件。其餘的銀兩，又托親友在城內鄉間，買下些市房田地，以作恒產。不上一月工夫，畢家住的穿的，煥然一新，居然是一個小富人家了。畢世豐又買了一名丫頭服侍高氏，僱了兩名男女僕人，在家伺候。

今日是黃道良辰，早備下豬羊供禮，叩謝天地祖先，邀請各家親友。鬧至更鼓，人眾皆散，他夫妻方對坐暢飲。現在畢世豐週身新衣燦履，氣概昂昂，人也胖了多少。高氏簪珥盈頭，綾絹遍體，更外添了幾分姿色。畢世豐吃到半醉，看著高氏，又想著如今家成業就，不禁說一回笑一回，直至三更才止。收過殘肴，淨了手臉，夫妻歸房安寢。

畢世豐又取了燭台，各處照看燈火門戶。回到房中，見高氏早卸了妝，脫去外面大衣，坐在牀邊上，解開貼身小衫，將兩隻手從胸前伸出，在那裡更換睡鞋；露出鮮紅兜肚，淡綠色的底衣，襯著兩彎雪白膀臂，在燈光之下，分外動人。畢世豐正值酒酣耳熱之際，不由興致勃然，叫丫頭回至裡間套房去睡，自己掩上房門，笑嘻嘻的捱至高氏身旁坐下道：「好簇新的兜肚呀，還虧我那日說了你幾句，你才肯帶上的。怎麼你平日光著胸口，也不覺難過麼？」說著，伸手來摸高氏胸膛，如新剝雞頭，堅滑膩手，半籠於內，半露在外。

高氏天性癢癢，急推開畢世豐的手，笑著側身閃躲道：「你可放穩重些，別要摸手摸腳，叫人怪癢癢的。你說我不喜帶兜肚，我那裡好意思，也知胸膛高的難看。無奈這幾年，這遭瘟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頭一般，不能拘束，饒不著衣服擦了，還是痛的。起先我怕是害奶了，誰知就是這個病實在也蹊蹺得很，我亦不解是什麼緣故。」

畢世豐笑道：「這不是病，男子無妻謂之孤陽獨亢，女子無夫謂之純陰不化。你卻是純陰之氣，鬱遏以致凝結胸前，兩乳堅硬。我們夫妻雖常在一處，因數年中衣食不週，那裡還想到歡情上去。這麼一說，我又憶起日前的事來，章三保半夜裡來央我寫狀，我蹬你醒了好預備茶水，你即硬栽我那些混話。連你幾年不帶兜肚，不是前日夜間看見，我仍是不曉得，可見一毫別的念頭都沒得。你還罵我，又說我要窮開心可是有的？今日我們不為窮了，可以富開心了。二則你那純陰不化之氣，也可舒散舒散。」

高氏聽了，不覺紅生兩頰，啐的一口道：「少嚼舌頭罷，被丫頭們聽得，是什麼意思。」便轉身上牀，掀開了被，脫去底衣，又褪下了上身衣服，一探身睡入被裡去了。畢世豐也忙忙脫去衣履，同人衾中。他夫妻多年舊雨，猶勝新婚。

原來高氏自十八歲嫁到畢家，一年內即除了公姑，家道日漸陵替。雖然今年二十六歲，在畢家有八年之久，朝朝思食，夜夜愁衣。在新嫁來的那一年內，尚盡了些夫婦燕好之樂。後來這幾年，愁窮還愁不過來，甚至日愁到晚，夜煩到明。日間又要做針黹苦活，添補食用，何暇再生他念。此時平白地頓成小富，公然豐衣足食之家，況且畢世豐與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，還是一對少年夫妻，素昔又甚睦好，這一宵恩愛，倍於往日。始算曲盡綢繆，情濃意快。彼此貪戀得孜孜不休，擁抱酣眠。至次早，日上三竿方醒。

他夫妻兩人，起身梳洗。接著，眾親友輪流來請他夫妻，彼此來，款接不暇。大抵人情半多勢利，當畢家窮困之時，絕無人來過問，生恐纏擾；今見畢家重整家園，又來走動，連那疏遠不通慶弔親友，多相往來。畢世豐又將祖遺的代書缺分，交結學生們掌理。他卻安居樂業，自在逍遙。揀那知己的一二親友，約伴去遊山玩水，賞月看花。高氏在家，或尋些針線消磨長晝，或督率女僕丫頭們做些女紅。他夫妻倒無拘無束的過去。

一日，畢世豐早起無事，背著手在庭階上看童僕們澆灌盆中花草。見男僕上來回道：「聞得明日章三爺家大姑娘出殯，據說合城的官紳，與他家往來過的，都去走送。又置備了幡幟儀仗，沿途甚為熱鬧。大爺明日可去不去？」畢世豐道：「怎麼好不去呢！你去備一份上等祭禮，明早隨我去拜弔。」男僕答應下來。畢世豐即至房內，告訴高氏，專待明日清晨前去。未知章三保家出殯，怎生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